東川劉文簡公集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六

序

壽陝西按察司知事蹇公八十詩序

陝西按察司知事蹇公今年壽躋八十十二月十八日適懸弧之辰一時諸縉紳有年踰於公如年別駕者則將望九有少於公如李別駕者則已踰六皆童顏鶴髮鳩杖不扶而徜徉於泉石迭爲賓主有足尚者至是乃相謂屆公誕期不可以不慶也遂各賦詩歌登軸命工繪圖于中詩不可無序則屬于余曰子非公親黨乎曷容以辭夫人以百年爲期故百歲者

爲上壽八十者爲中六十者爲下此大較也顧人之所稟有不齊時之所遇亦不易故壽至於七十則以爲古稀況踰七而上焉者乎以其難也古之人未有不祝而慶之者在子於親則曰以介眉壽在臣於君則曰如南山之壽是皆所以致相愛之意而欲綏福穀於無窮也則諸公之所以壽公而慶之者豈無所自乎惟公忠定公之孫也忠定公崛起洪武時致仕師保事我 高廟 文皇 仁宗 宣宗于永樂洪熙宣德間謀謨弼亮功在 宗社澤被生靈著于史牒有寵贈焉至正統公父以從征有功中武舉授冠

帶舍人尋録征虜陷陣者子孫公遂入冑監成化中
選武昌縣丞秩滿晉陟陝西按察司知事所至守已
不汚而以幹局著稱毎督軍餉振民饑及勘斷疑獄
咸不負委任至於莅民尤以惠愛爲主故事克有濟
民咸戴之毎爲上官所奬勞以風厲諸有司蓋名臣
之後其得於家庭者自不同也比在陝西僅五年且
年猶未至乃以母老乞歸養益爲撫按者所重疏許
致仕遂得歸事母又值　國家承平時和年豐優游
林下者凡幾年跡其履行孝友謙恭而其所以訓飭
于家者惟課諸子姓耕讀多育德庠序鄉閭視爲師

表則其壽要非偶也傳曰德遠而後興以忠定公之功德固宜有公如此而公後有以培植之無所虧壞其將來猶未艾則公之壽嘗永錫于天又不可慶乎余不佞本是爲諸公群玉之引由是而登上壽以爲吾鄉人瑞則稱觴祝頌尚當隨諸公之後於戲公之所以上榮於先世者視房杜諸賢何如共

壽節推孫君七十序

建寧節推滁陽孫君尚禮致事家食已幾載越甲戌其子存舉進士官禮部主事歲之仲冬季九日適縣弧之辰距初度蓋七十矣又三年以禮部歷一考將

如例得被　恩封其子乃屬余爲壽且賀之夫壽者五福之一得於天者也以其得於天故雖爲人所甚欲求之而不能必惟有德者則恒得之盖人之生形固得天地之氣而性則具天地之理脩德而於理無所虧則氣之得於天者培植保合亦因以全其壽也固宜然有德而未必壽則氣稟自不能全此固出於天有非人所能爲也故五福之疇以壽爲先繼以攸好德而貴不與焉若曰貴固爲福非好德亦安取哉余與君成化癸卯各舉於鄉明年邂逅成均因相友善其律巳之剛正接人之方嚴有非流俗伍者既別

二紀餘遂不相聞乃今始得於其子可謂重於爲巳而無所事於外矣余聞君在建寧治獄雪冤有若錢宣靖惡貪覬諷有若李文簡及未究其用而歸也則一以課子明農爲務而了不及世事暇則偕同志者觴味於醉翁瑯邪之間故其遊玩之所有曰竹溪有曰觀瀑臺有曰石榴堤遂以竹溪自號而縉紳大夫咸以是重之則其攸好德可知矣夫德而能好則理之得於天者無所虧壞而氣之培養亦固以厚是君之壽蓋非無所本者所謂仁者壽所謂大德必得其壽不誣也况君之教子而樂觀其成而其器識尤大

受者將日躋顯榮其心益曠神益怡由是而登中壽以至於上壽尤可嚮慕與日必有以人瑞頌于聖明之世者其　封秩之荐被又豈但如斯而已乎余不佞言君之壽竊爲之喜第無由廁跡賓筵於禮部之見屬因樂書以俟之

涪州誌序

郡邑不可無誌也疆域之制貢賦之等及戸口登耗風俗淳澆人材隆替之類於是乎稽焉而政令所資以張弛者涪舊有誌第纂述觕以關於政教爲重甚者舊有繫於世教之事或因廢不錄顧於時所舉則

纔載無遺猥雜可厭殊不知誌一郡一邑視通誌固欲詳也而不涉於政教者則可畧矣知涪州事宜良王君璽起家舉人歷官保寧教授績最被　召超擢於斯其莅官蓋孜孜奉法循理者公暇覯誌有感於中乃重加蒐輯增之而續其所宜載者若詩文之類則凡有關於政教者雖世遠無遺否即近時亦畧俾後人開卷之餘有所興起蓋不以務博為功也誌成適余承　命攷任南京過涪丐友人楚雄通判文希博僉華守劉惟馨為余序之余披閱舟中視其所載誠有得於纂述之旨然者非但知其從事學校之久

如此要亦有志於聖賢仕學之訓者後之來仕者觀焉則視風俗而思所化導視戸口而思所撫字視人材名宦而思所振作嚮慕而其出於斯者亦各隨其類而感發奮迅焉則是誌之脩豈徒紀事共昔人謂文章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於戲是獨文章而已耶遂書以序之

送韓太守德夫序

余嘗下岷江過洞庭歷呂梁彭城之險信乎操舟者之如神也方其微風不動水波不興鼓楫而渡中流也淼淼濆濆如履坦途若無所事於舟師然也少焉

風颷浪湧勢若排山凡舟中之人相顧怵惕嗷嗷然
各務禱神籲天而舟師於其間獨叀然正柁揚帆不
驚不怖比艤岸余進而問之曰若有術乎曰吾何術
哉吾少而遊焉長而習焉久而安焉凡吾之往來於
江上者不知其幾吾固有所試而然也余聞而有感
焉曰是豈特操舟爲然凡所以治國理人固未有不
試而驟得乎民者也終身坐談不如一日之親見終
歲傍觀不如一日之清閑故雖堯於舜猶歷試諸難
乃言底績而況其他乎西安韓君德夫舉進士爲令
滑縣尋轉章丘甫三年以治行卓異徵入內臺爲御

史既受任凡理鹽法督倉儲按邊徼皆務大體時望歸之未幾守制今年起復會大名缺守執政者久難其人君至乃曰其剛方簡重有鎮靜之具其英敏特達有應變之才其慈祥惠愛有牧民之體則是任當無先之者顧其資望補郡爲屈耳然淮陽之遷河内之守古之名賢不有爲民而出者乎遂用不疑余方念大名之地往者以修河民困於征役以旱熯民困於流離以邊餉國儲民困於輸運視前操舟之說不猶風飆浪湧者乎民之思少息肩也不猶舟人之顧祝者乎然則君昔之滑縣也今爲屬邑昔之章丘也

令爲隣壞其政之行皆已試而民恃以爲生者蓋不但如操舟者之習焉安焉而已矣况重以執法內臺肅政外服究民之情有以克其識察吏之治有以惇其才則今之往寧無大慰民之心者乎余固竊爲大名慶者也君濱行其同鄉劉戶部用齊張吏部尚質諉余有言以叙行李遂畧不辭讓樂爲道之

五雲遙祝圖序

錦衣戶侯雲和王君實奉　命有事於蜀川以其母太安人之寓京五年而未能就養左右也私心恒汲汲焉不少置歲之五月十有三日適衣裼之辰屈指

甲子蓋歷四百三十餘矣至期乃稽首望雲致賀因預繪圖題曰五雲遥祝將以獻於壽筵而屬余暢其意惟人子於親其心何所不至故晨昏展定省之禮食上視寒煖之節甚至遺羨刻木所以篤其孝愛者無不用其極焉而母之於子則又有過之者若倚閭之望嚙指之感不啻形之與影蓋一體而分無足異也則君實之思遠慈闈馳心於五雲之上而祝母以無疆之壽夫豈矯飾哉其孝愛之懇至固有不容已者耳顧世之享有壽考者雖多而要有不易者苟非其體安而志和則困迫憂虞何有於永年而亦惡在

其福履哉若太安人者有户侯以爲子而其非吉之養荷天之禄歲有加焉則其體安而志和福履之隆未易稱述其所以享壽考者固宜而余尤所忻慶者則君實方以才識之良飾以儒雅之行傾禮縉紳顯名侍從由是論功增秩進而覲　天顔於文石之陛退而娛慈親以斑斕之衣則太安人之壽由中躋上福履益未可涯孝愛益於是篤豈但今日之遐祝而已哉余雖無似異日升堂尚能舉觴以從諸大夫之後庸書而俟之

吾蜀梟副憲玉山李君敬敷出其所脩宗譜示余披閱數過其討論之確義例之精勸懲之嚴視他譜有與焉誠足爲一家之史凡有志於好古而欲敬宗收族者當視爲準的也而余所私慕於其間者則以忠義之獲於天而垂裕於後何其毫髮不爽耶蓋自馬翅谷之難忠愍之脉僅一息矣已而忠襄奮起復振於紹興又自紹興大振於玉山以至於今而其子孫之起甲科登仕籍稱隱德者繩繩蟄蟄不絕即今之所譜觀之何其盛也漢袁安未嘗以贓罪鞫人史氏謂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宋韓億不悅擿人以小過

而君子知其後必大況有大於此者乎則如忠愍之致身報國而克昌厥後者其理固宜惟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不啻千里豈非源之深者其流必長乎李氏之族發於忠愍其源不淺矣而數百年之傳詩書禮義之澤所以著於鄉而達於國者可謂流而長矣而余所取信者若敬敷之志恩脩於身而刑於家要非聲音笑貌之為而其莅官則刻意為民興利去害以求不負於 君上則所以揚忠愍之波者不有疏導於其間乎其流於是乎益長蓋有不但千里者李氏之興吾固知其尚未艾也敬敷以序見屬

乃忘其蕪陋遂書以詔其後之人

賞靜軒詩序

賞靜先生者吾蜀之隱君子也先生搆小軒於居第之後中列羣圖書外植竹數百竿揭康節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之句於兩壁而額之曰賞靜於是騷人墨客從而歌咏者若干什先生兀坐其間究墳索典之暇則朗然誦之蓋於世之勢利紛華泊乎其不相值也因自號曰賞靜云比先生易簀其子廷獻者以進士爲御史慨手澤之猶新念九原之不可起爰會萃其詩成帙又附以諸縉紳之作過余請曰琛於

此帙既集而中輟者屢矣討不可俾終泯沒也則技涓叙次如左子盍爲我言之夫賞者嘉也玩也静者動之對也天地之間一動一静如形影然先生之折以嘉而玩之者顧有所决擇焉何居豈所以主持歸的者要有定在而非惝恍冥冥者乎竊嘗觀天地之化矣蠢於春假於夏動也揫於秋中於冬静也然不專一則不能以直遂不翕聚則不能以發散故曰利貞者性情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則其動静之見於出處語言施措之際其果有異乎哉以其無異也則所以持心者顧無所事事哉止水之静也明燭鬚眉太

字之静也星辰煥布此静之所以可嘉可玩者也或
者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爽口又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静之義而先生
之所以賞者乎曰誠如是則人之所以處其心者必
如槁木死灰而後爲可天下寧有是理耶余聞先生
混跡戎伍文武鉅寮有事疆圉者恒禮致幕下資籌
策焉而先生論處動中肯綮以是有人陰被其澤者
爲多其得於賞静者蓋不淺而亦非老氏之云矣於
乎此諸大夫所以咏歌自不能已者而侍御君之所
以叙集不敢忘也先生名衍字朝宗姓何氏其先世

自莆陽徙蜀今為蜀之右族云

送黃世昌赴省試序

宋興曾聖初建寧楊天祥嘉州李天祐余嘗與之遊矣三人者明敏端恪非其人不苟合也南安傅汝源崇慶謝佑之二人者余雖未嘗與之友然因三人以知其為人蓋亦伯仲耳今宮諭姚江黃公以名德為世重司業太學聞五人之賢乃禮而與其子世昌以文會夫人之愛其子者無所不用其情則以宮諭之心求諸五人與之遊其所謂慎其所與處者歟以世昌之貴五人之賢兩無所挾鏃礪磨礲相須而成其

所謂麗澤者歟故歲之三月世昌有省試之行而五人者索余言爲贈夫採玉者必於山求珠者必於海豈非以山海者珠玉之所蔽耶今天下之萃聚於大學談道德而服仁義者霧滃川湧則大學者不啻士之山海也世昌以顥異之資出儒家之胄蔵脩遊息於其間而又得五人與之處則所謂珠與玉者當得其夜光明月矣語曰良玉度尺雖有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世昌往矣有求焉者尚誰適哉惟珠玉之貴固天下之寶也然不有大於此者乎齊有四臣照乘不足重楚

之善人自珩非所實然則世昌豈但懷竒貨昡於一
時而已哉求諸内不惑於外脩諸已不責於人必使
舉世之實無以過焉斯諸君所以相與游之意也

送黄君啓輝尹蘄水序

吉水黄君啓輝舉進士于鄉館銀臺楊文之所文之
東里文貞公孫也與余比隣因定交焉而遣兒輩往
受業啓輝學識端敏莅行謹恪其教人也書必正其
句讀字必精其八法出入必有常時進退必有常度
而又躬親率之晨與暮輟無惰容口諭手畫無倦色
蓋自始迄終如一日然者余心異之曰是國器也而

其心之諄勤懇惻乃如此以是施於官事其有弗濟而民其有不寧者乎古之觀人者恒於未遇之時若蕭何之薦韓信王導之器謝安厥後卒以勳業振范文正公爲秀才便有天下之志蓋人之虚心行已窮固可得其槩而余於啓輝竊有所試之也未幾會天下諸鉅邑令闕而執事者請補以舉人之優等不限資歷啓輝遂有蘄水之　命過余請曰子盍贈我余曰明者不求道于盲而聰者不假聽於聾君之所以居官理人者尚有待於他求乎夫古之稱循吏者其臨民也重其事上也敬其莅事也勤不越乎此而已

矣而師之教人非愛無以為情非敬無以為率非勤無以為功則二者事雖有大小而其道若不與也經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蓋以此耳且古之大儒如周程張朱者皆善於啓迪後進而其政若合州上元雲巖同安之化書之信史民到于今稱之則善政之與善教亦若相須焉者然則啓輝往矣鳴琴製錦之良絃歌禮樂之化余固深有所望也而又何待於他求哉啓輝濱行文之偕鴻臚魯韋請余有言為別因以余之所望於啓輝者語之

壽華封君先生七十序

弘治戊午十有一月二十七日爲　封松滋令無錫華公初度之辰屈指春秋蓋歴七十矣其子津濟之官刑部主事先數月奉　命南畿諸郡因得取道趨家至期可以稱觴爲壽也凡諸縉紳知公者則曰世之升沉顯晦何常顧以得壽爲貴耳而世之壽者亦夥矣然或東征西役出非其時或下潦上霧處非其地又鮮賢子孫以爲後焉孰爲之壽公生當太平全盛之時四方無鬭爭兵革之聲蓋所謂化國之日也而無錫在大江之南形勝物産甲於天下衣冠文物素雄江左又有如濟之者以爲子登甲科躋膴仕升

華蔭要方興未艾則公之壽殆古所謂逸老也是不可以無言知濟之者則曰古之仕者不出其鄉朝治事於公夕色養於家其有出鄉者不過存省覲聘而已耳今之仕者皆遠在數千里外無留于鄉者以其無留於鄉也故有停雲之思有望雲之懷恒不得一至其家矣或至其家則又有負米之悲有食棗之感而心益靡寧矣濟之違親之養不數年乃得奉命以承歡膝下又値公誕辰得舉一觴以爲壽此豈尋常晝錦之歸耶是不可以無言於是咸賦詩歌長篇短章充溢緗軸濟之以春同年也則虛其上方而

屬以卜氏之任春蜀人也往年嘗得假歸覲于鄉道出松滋時濟之正爲令於其地其治寛而嚴其民畏而愛其俗變而化余心異之曰是非俗吏所爲也而其規模優裕如此亦豈無所自來今乃知公則所謂是父是子者豈欺我哉蓋公南齋孝子實之後端厚古朴於世利紛華淡然無所覬慕而其讀書好義則若出於其性者嘗曰知足不辱遂號知足其子令松滋恒書當官三事勤勤懇懇誨之則松滋之政固宜迥出流輩也夫古之賢哲崛起者固多而世德之積累家庭之訓誨要不可誣如竇禹鈞王景叔之世澤

韓忠憲呂正獻之家教其最著者觀於公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然則視㞒考祥公之壽當益無涯而濟之之貤封者當未可量諸公之所以壽公之詩當不止此春不佞尚搦管爲濟之次第續而序之

送溧水司訓鄒德深序

餘姚鄒君德深系出宋忠公之後忠公居晉陵自其後世有官餘姚者家焉遂以業儒名邑中若宗道者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郎中之子軒亦舉進士今爲刑科給事中德深則郎中從子而給事從兄也德深通三禮旁究百氏少遊邑庠即爲諸弟子所宗凡郡

大夫之所賞識監司之所甄拔必以君爲士之巨擘雖君所自負以震燿於時者亦耿耿然昭焯也乃時進數奇屢黜有司歲之戊午方膺薦禮部試內廷居上列而有溧水司訓之
命信乎士之顯晦出處蓋有造物者爲之陰隲也君瀕行同鄉縉紳咸餞送而少司成黃君廷璽謂春曰德深今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謝公從舅也渭陽之情公方在念子非公之門人歟盍思所以贈之春嘗誦昌黎之言大要以爲士之享大名顯當世必有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後而後能然而

恒不相遇焉於乎是豈獨如此者相遇之難也師於弟子亦有然者矣蓋世之博問強識鉤深致遠者非不欲抗顏以爲師也然當遐陬僻壤爲之弟子者言語不通習俗異尚則雖有傳道解惑之心亦無所施矣士固有籯糧負笈重趼而求北面以受業者况其地乎顧爲之師者嗟老羞卑計功謀利則雖有尊師重傳之心亦且沮矣此師弟子之難遇而教之不立俗之不美有由然哉君以儒家之胄出其緒餘以爲師固有模範焉者而溧水在南畿號稱文獻摳衣執經之士鱗次櫛比於門墻則爲之弟子者亦尊德而

向道矣然則師弟子之相遇世豈常有如此者而棟
梁榱桷之頌余固將有待焉以復開安定之絕響也
抑聞忠公爲穎昌教授呂正獻范忠宣皆禮遇之屬
撰樂語公辭忠宣曰翰林學士亦爲之公曰翰林學
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以是推之則公之所以表
則有言違行戾者乎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
義發題試舉人者公論其不可而止以是推之則公
之所以講說有穿鑿附會者乎然則德深之爲師也
固有餘裕或進而不已焉其亦無忘其家法矣乎詩
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春夫人也請爲君誦之

送山西按察司僉事黄君之任序

吾友刑部員外郎黄君師大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分司宣府濱行諸同官者相率致賀而熊君尚友雅相善乃屬余贈之夫宣府古上谷地壯接壤沙漠西界雲中東鄰山海距京師不三百里蓋國家壯門也故重兵宿焉而鎮守巡撫皆假以内外重臣若總戎分閫之將則又不但二三人而已民之土著與軍相半而統之者各相怙恃或罔懼法而獄詞訟牒不怵於官則奪於貨於來固有難平焉者乃於山西臬司擇置一人居守專理其爲責不亦重而

任之者不亦難乎師大居刑曹不十年遂躋位[illegible]聖天子之所以簡任公卿之所以推擇固已熟[illegible]中則茲往譬之汲水於河取火於燧有不假於[illegible]得者奚俟余言耶且師大忠信端愨無所矯飾[illegible]也往家食余嘗見其偕一二友居僑寓窮經考[illegible]無間至析理議事恒細入秋毫每就訪焉未[illegible]或他出其志尚之專一脩潔心獨重之既仕刑曹則鞠獄兩辭猶治經也其審克必欲得其情故凡奏[illegible]之成出於君者無復有後言而其自始仕至今執[illegible]未嘗少變視世之士每以位移者迥不同律[illegible]古人

致遠之論名位蓋未可量也則余聊有言亦何[illegible]於君比輩孩耶惟刑者不祥之器也而穆王謂之[illegible]刑者蓋刑得其當而期於無刑乃所以爲祥也故古之賢哲必慎於此而亦因以求譽如唐徐有功爲政仁不忍杖罰而其治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固雖坐大辟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故當時論之曰有功斷獄天下無冤人宋韓魏公鎮大名訴牒甚劇事無大小皆親視之人或以勞事過多勉公委於佐屬少自便者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死生予奪在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吾恐有所不盡其心而况敢委人

乎夫二公皆名賢也而其慎如此故名位震耀當時至今人誦之不衰以師大之賢在刑曹惕惕不敢忽其嚮往要有所在況茲當臬司受方面之寄其操心飭慮寧不益有加乎故余於師大雖無能致爱助之意而於此竊喜而願之也尚友盍爲我以是語之

王氏族譜序

合陽王氏瑀持其所脩族譜請余爲之序按王氏世家成都在宋端平間有諱全生者以避兵始從合陽今爲合州人其子諱興祖負才局隱遯不顯愛州北鶴鳴山水奇秀遂卜築於思方垻至諱元甫者復徙

許村迄今居之元甫生才進才貴才廣才羨入
國朝以例析戶爲二易姓羅至宣德仍復原姓自元
甫以來皆業農再　傳至諱永康者始攻舉子業舉
天順壬午鄉進士成化丙戌登乙榜授陜西隴州學
正以學行名於時膺聘爲順天雲南考試官所取稱
得人此其世系之槩也余嘗觀世之人其流派之遠
未有不本於先世植根樹業有異乎人者雖其間或
微或顯不同而其歷祀綿延不絕固不易而其積之
久未有不興者要非偶然也若王氏者其上世不可
知即其譜所載如諱先者嘗以白金一錠窖藏卧榻

下比疾華屬纊命先發而有之先即分散諸姊妹而僅收一斑曰吾不敢違治命也其友愛之誼見於臨財如此至其諸子皆以勤儉世守不爲流俗華靡之習而又有文行如龍州君是豈無所自乎而瑀也又能惓惓於族譜之脩欲知其祖所自出而因以合其族屬以致其惇睦之好其賢又可知余故嘉其請遂不辭而樂爲書之

送建昌太守趙君叔鳴之任序

建昌鈇守銓曹疏戸部郎中趙君叔鳴以請

制可有爲叔鳴者語予曰人之才無不有所長而用

之者貴得其當譬之作室者視杗桷欂櫨而用其材則木之長短小大咸宜無委於溝中者矣醫師視寒煖風濕之證而製劑則雖烏頭堇附無不在藥籠矣如叔鳴者其資性重厚端愨其於書無不博究而其爲文章說理論事不至晦塞故諸藩省每缺督學政者物論恒歸焉謂其行能造士乃以置諸牧守之列不亦枉其材乎或曰是非知叔鳴者叔鳴獨優於學乎哉往在戸部商征榷議儲蓄理財用陳言抗疏所以裨益於時者多每爲公卿所器識嘗一分司德州再總督薊州討處周密上不損於官下不至病民非

才識開敏者不能則以之莅郡而推以利民胡不可也余聞而偉之曰是皆知叔鳴者也然

聖天子篤意民牧思所以惠養元元而每旌之若叔鳴之擢豈泛泛然磨勘歲月而竊之哉蓋功名富貴之會人所競趨鮮有職思其憂信其所遇者故凡可以沽名買譽之事靡不竭心思爲之以爭售於時而於民瘼若非所急焉苟以民事爲急必非無所得於中者也世之論牧民者恒以古循吏爲當師法然嘗即循吏考之則其持心役志豈汲汲於功名富貴之途而亦豈無所自而有得於中哉若黃霸常從夏侯

勝學史稱其温良有讓故其治潁川也力行教化而後誅罰百姓嚮化龔遂以明經爲丞相御史所舉而其治渤海也使民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於是吏民富實獄訟止息夫學焉而有得於中其急於民事固如此是豈若世之巧宦者之爲哉然則以叔鳴之賢而克之以有爲之才其所師法以爲民者要有所在是乃　君相所以垂意民牧舉於衆而固欲用之惟恐或失且以爲大用之基也故如論叔鳴者知叔鳴矣而豈知所以任之者非徒哉叔鳴濵行同官者舉致賀而吾友黄君鵬舉屬余以言遂以所聞語之

送憲副何公兵備敘瀘序

吾渝守何君廷珮莅任僅六年拜　命陟憲副奉

璽書兵備敘瀘郡之縉紳大夫士致賀屬余以言嘗

觀何之姓出於韓其苗裔之象賢濟美載諸史册何

其多也即以漢守令論有曰武者爲人仁厚好進士

奬稱人之善歷揚州兖州刺史清河太守所居無赫

赫之名去後常見思有曰並者性清廉執法爲長陵

令道不拾遺爲隴西頴川太守郡中清靜有曰敞者

性公正爲南陽太守以寬和爲政分遣儒術大吏案

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郡

中無怨聲今耶廷珮之治行亦何以異也盖嘗觀於其庭則斷决平恕訟獄不興時集諸生校藝而加懲勸士多被造就若此者其有異於武乎觀於其野則犬不夜吠吏不及門民獲按堵而無愁怨之聲若此者其有異於並乎觀其設心則哀窮恤困不忍病民雖科率之令四出而推行有方人無怨言若此者其又有異於敞乎夫自得姓受氏支分派別固未可究要其源當不大相遠則如君之性行治績固有所受耶古之人稱世家者曰世篤忠貞曰將門有將相門有相盖亦論其氣習之所感化也以君而較疑不誣

又嘗聞君之先大夫爲睢寧令其廉平惠利至今人思之槃於往哲亦不讓則君非遠有所紹固自得於家庭也乃荷　聖明拔於群有司之中而置諸方面之上其名位自此升不亦可賀乎而余則亦爲郡民懷借冦之借有不能不介於心耳雖然君仁者也仁者必有勇比東鄉冦起當道者思掃蕩無遺力矣而猶未能至壓　主上西顧之憂起莆田林公待用撫則公至廉君之賢一一以委之而君入參謀議出月矢石漸次殄滅未幾蔓延江津公復借君親率將士平之其勇有如此以是往專軍旅禦防之任則撫綏經

畧之政必有以遏亂於未然者則與蕲其惠於一方孰若大其任而廣其施乎况郡距叙瀘不千里河潤之澤當波及又均蒙福也用是爲　賀則吾細民如失父母之念亦可少慰矣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六　終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七

序

送憲副李君致仕序

吾蜀臬副憲李君薇敷得請致事遂扁舟東下過渝艤江濱余往詰之曰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義也君敭歷中外累樹殊績至攬轡吾蜀專理權塩凡所以遏姦剗弊者無不盡其心故貧者振困者甦而豪俠者不敢肆方今寇横於野未有殄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以君之弘才敏識其於治法征誅宜有所展而乃翩然東歸其自爲得矣不爲

主上思所以紓西顧之憂乎君蹶然而嘆而亦無以
爲余荅也有坐於側者曰君子之所爲有非常情所
能測者嘗槪古之人非以進爲難而以退爲難以其
難也苟有得焉則其心如負荷於千里之途而得息
肩如駕萬斛之舟冒風濤於長江而得抵岸蓋有不
自知其忻然於中者昔歐陽文忠公留守南都即有
思潁之咏時年方四十有四耳又二十年而後始遂
其所願其退之之難如此君今得請正所謂未老得
閒及身彊健者宜其自得於中而未易與俗人言也
余聞而益悵然久之則又爲君喜曰士風之壞久矣

故世之貪進慕寵者恬然不知進退之節况於強徒之時而肯萌知止之念乎林下一人之誚非但在昔爲然也不有急流勇退者一二出於其間則波頹風靡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如君之歸爲世道計者固爲之慶幸矣君將解纜渝之縉紳重其別也屬余以言遂書而識之

都憲王公履歷圖序

雲陽都憲王公庭簡命工自成童至弱冠以及登甲科躋膴仕皆各繪其所歷之儀刑名曰履歷圖以貽諸後人間以示予既披閱乃爲之言曰工之所能繪

畫者公之外也人皆可得而見者而其中之所存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盖公負英敏之資而濟之以奥博之學故自其育德庠序遂名聲發聞隱然藴大受之具久之發軔名科筮仕民部卽茂著勲績不數年用薦擢守劇郡其爲郡也當邊徼要衝才畧之士多難之而公懷柔威暴興學重農績尤卓越後用薦超擢丞應天以晉貳御史大夫巡撫遼陽膺邊閫重寄盖其學成而仕充養有素故所至職辦而其心則皆爲　國爲民一德終始不懈也然則覩是圖者助其儀刑雖以時而異而壯少顯晦迥乎不同而其所以

存於中者曷一日有異哉惟公年猶未至而名方藉甚不日受命崛起柄用於時以潤澤生民則其履歷又不但如此而其所以圖報稱者亦惟執此以往耳庸書以俟於戲觀公之圖者尚於此求之哉

送參藩宋君孔瞻赴河南序

姚江宋君孔瞻以膳部郎中擢河南布政司參議其僚友相率贈之而以故事屬余為言余比以秩宗缺謬承式序恒謂力小任重恐逃顛越以承羞也日懷兢惕既僶勉就列則見諸執事咸知所以法守而無或矜縱自佚者余於是竊私喜祈由是焉或可免戾

檀之誚也乃如孔瞻者又以簡陟去於余心固不能恝然則茲往也雖無故事尚不能嘿嘿況重以諸僚友之請耶惟河南古豫州也州以豫爲名豫者悅也樂也自今視之其河山之環帶風土之完固非他諸藩比故民之生其間者勤耕桑以自給敦禮讓以成俗其爲豫也大矣非惟民之豫也其仕焉者四方道里均無風波之險無跋陟之勞而於治也集而易辦民淳而少訟亦因樂往矣以其民之豫也其地於民爲樂土以其仕之豫也其地於仕爲善地則謂之豫而人樂於往固宜然豈知上之樂者固以民之豫也

民不得其豫而流離困苦則上亦安能忻然一朝居哉今河南之民視昔之豫何如也昔之民賦稅有經矣今或不經而至於橫昔之民征役有時矣今或無時而至於困昔之民悅豫有所矣今或無所而至於轉徙其地犬不夜吠戶不外閉視昔有大相逕庭者則民之視昔其豫乎否也而為之上者其能漠然於心乎然則孔瞻之往人固樂之而思所以豫乎下者當何如哉余固惜君之去而又為豫州之民喜故於諸君之請一言之天下無難為之事跡孔瞻之所已歷其必有所處矣

旌表節婦李母陳氏序

贈孺人節婦陳氏者大理寺正洪雅李君吉原敬之母也孺人系出夾江陳處士家年及笄處士擇配歸於大學生贈大理評事李公爲繼室生原敬方周歲即屬纊孺人時年二十有九乃誓曰吾分當相從於地下然念此遺孤將誰屬乎故忍死獨稱未亡人比家居謝脂粉一不御專務紡績以撫育遺孤期不絶李氏之嗣雖姻戚罕相接及原敬稍長即俾出就外傳其資性頴異雖幼少夜母之訓於辛勤中能感激奮勵舉業日有所成就遂以弘治己酉舉於鄉越己

未登進士出補楚之松滋令孺人亦就養焉蓋至是三十餘年而獲見其子之成始喜見顏面曰吾今而後可見汝父於地下無所愧恨矣邑大夫以其事聞乞旌表其門閭有司循例下按治者稽覈又踰年倏棄世遂寢今年原敬乃三上疏謂其得至成人遭際聖明錄用者皆母氏苦節守義鞠育教誨所致也否則豈但空填溝壑哉而有司拘於格例遂不蒙沾旌表之恩在臣母之心固安於義分無他覬望而於聖明重倫厚俗之教不亦有負哉已而蒙溫詔特許蓋異數也士大夫聞者乃相與爲原敬喜

且慶曰是母是子兩無負矣乆之原敬擢南雄守屬余書其事世稱夫者婦之所天猶父之於子君之於臣其義不容少有虧欠也故謂之三綱或有虧焉則形雖未亡而其心已亡矣安得謂之人哉然父子天合世猶多能全之者而君臣夫婦則人合也往往怵於威迫於利而不能全乃若婦人女子獨潔然無所虧欠有如孺人者是不亦可尚哉且天之福善禍淫雖若黙定而其理恒昭昭無毫髮爽即以孺人而論當其稱未亡人之初煢煢孑立保抱遺孤但以得不夭閼爲幸安知有今日哉而卒親見其成立獲享禄

養又被貤贈之恩旌別之典則天地之報施何其[illegible]然也於乎世之為善者亦可以加勸矣因不辭而[illegible]之書以歸之

送山西參政張君致仕還鄉序

石首張君國持以守南陽績最擢山西按察司副使越二年尤著聲稱遂再擢山西布政司參政既逾[illegible]君上章懇乞休致參藩之 命方下也時議重違[illegible]請且可以抑躁進而厲貪迷也乃疏於
上從之其子黼舉進士被選為庶吉士讀書詞林[illegible]知於諸公也爰各為詩歌贈之而屬余為之序竊[illegible]

疑之古之君子非必於仕亦非必於不仕也顧惟其時焉耳即如陶靖節者世皆以隱德稱然其[illegible]亦豈以此爲高哉而士之流於一偏一曲遂執此以槩夫仕之溺焉者而以靈徹林下一人之句爲名吉則非矣如君自筮仕歷諸名郡以及陟臬司職無不辦而年猶未至時不可退則歷是而往雖都名爵要非溺焉者類顧浩然乞休不爲矯枉之過乎或曰君子之處已也可以過而不可流於不及以裴晉公之名位勲德其綠野之歸正將激貪迷者史謂其晚節浮沉爲自安計若司空表聖之避地中條累召不起人猶

以躁於進取論焉則君之舉雖或過不猶愈於不及者乎余聞而惕然於中曰是或一道也竊聞君之先大夫以進士歷官吾蜀僉憲未老即致仕其風致猶重於鄉評而君又有茲舉可謂不失其世守者而君之兄方康強居鄉雖友愛之誼素篤而隔於官守亦有不能直遂者茲獲遂其天倫之樂於久闊之餘其所得誠多矣且君子立身之節其出固以得致用為榮而處又以能厚其俗為貴則今之歸鄉人亦有所觀法而士大夫之過於其閭者亦有所藉以諮訪焉其於風教所裨豈但果於辭榮而已乎是用書以為

序諸公之什其大旨容亦不外此也

送太守熊君之任臨江序

吾友新寧熊君尚友以刑部郎中擢守臨江同鄉諸縉紳大夫榮而賀之屬余以言贈行余與尚友成化癸卯同領鄉薦雖先後入仕途而契誼獨深則欲附古人贈處之義固不容忘言而況以諸君之懇懇耶惟　國家之制環百里而為縣以統乎民環千里而為府以統乎縣故府之所治即縣之所治而加廣焉知縣者古稱令知府者古稱守世恒以守令並稱亦以其治同也尚友初舉進士即令於天台天台浙縣

之望也不三年以廉勤惠愛著聲稱按治者賢之䟽更諸暨諸暨又浙縣之望也不數年諸暨之頌其治行者不異於天台由是尚友之名烜赫於兩浙矣夫浙為天下名藩而台州紹興為浙之名郡天台諸暨則又台紹之名邑也其賢才之盛民物之庶獄訟之徤且繁號為難治而尚友所至無乎不宜其操履之端恪才識之宏遠蓋可知矣則今臨江之往顧惟推廣而措之焉耳抑何俟於借聽求道之為哉惟人之恒情責已常恕而責人常厚故於上下之間不能無慊於心焉一有所慊而上以勢臨之下以貌應之則

情於是乎不相通而古賢哲之事卒不多槩於世矣即尚友所已歷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豈無所慊於心而責諸人者乎則今之臨江也或無所槩於中而人得以之責我焉則亦墮於恒情矣昔吾夫子以恕爲終身可行而曾子以絜矩爲平天下之要道尚友行矣余豈但以臨江望之哉

送中書舍人楊承家還鄉展墓序

中書舍人承家甫者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邃菴先生楊公冢嗣也公甫踰幼學之年即以明經用薦入翰林繼舉進士荐歷中外於今餘四十年其弘

才與學碩德偉望著於事功爲　上所倚毗以繫
國家之重輕者大矣頃少保秩滿
誥贈曾祖及加贈祖與父如公官而曾祖母祖母皆
一品夫人　恩至渥也公恒念自祖而上塋域在雲
南之安寧而父母之墓則在丹徒每累疏致事覬可
燎黃塚上掃松丘壠未獲許也今年乃上疏令承家
代行將事　上特允其請　詔給驛以行仍令速
歸供職蓋出於異數前無比者承家濱行公卿咸喜
公爲　上所寵任而尤不違其情無不歆艷嘉羨遂
各爲詩歌致贈而退余序之嘗觀古先哲王之於臣

下也未嘗不體其情而下之於上也亦忘其勞無敢
恤其躬者故觀皇華之遣使臣出車之勞還率六月
之燕吉甫所以敘其情者殊爲曲至而於大臣則又
可知矣是公義私恩恒並行於其間者我
列聖稽古爲治亦莫不然故京朝官之有親存者初
十年許歸省後改爲六年而於永感也則亦許十年
一歸祭掃至於大臣若廬陵文貞公建安文敏公之
不可一日遠亦嘗許之仍俾中官護行若於公旣難
其去而復欲遂其私則又無矣然則承家之往所以
仰承　皇上曲體大臣之情而私慰尊翁松楸之念

其重矣乎以其重也則自丹徒而安寧竭其誠敬以昭假祖考於冥漠之間敦其睦友以式好族屬於燕會之際及竣事而還也凡民風之孅惡吏治之得失閭閻之愁苦廣詢慱採以獻於
上以附於咨諏咨度之義寧無所槩於其中乎承家學篤而行脩茲行乃其能事顧春不佞獲聽敎誠於
公之左右盖親薰而炙之者而於承家自不能踈也故不敢徒頌以序羣玉以重形穢之請而瀆告之如此承家其勗之哉

賀貟外郎劉君考績　封贈父母序

國朝之制仕於京者自七品而上滿三年績最父母
存者封沒者贈皆如其秩外雖亦有封贈之典然必
滿九年其有不滿者則或覲風之使疏舉
旌異而後得否則不得也故仕者恒以不出京為榮
非以京為榮也榮得貤　恩於其親也顧三年之間
事變亦多乃有終身不可得者則仕於京雖可刻期
而得而亦有不易者則得之不亦可賀哉會川劉君
朝重舉進士為行人未三年坐使　親藩踰限左遷
桐鄉縣丞尋擢開化知縣未幾擢姦正法公道用昭
得轉膳部主事三年滿績最彖

勑贈父承德郎如其官母文安人盖自筮仕踰十年而後得之其得之有不易者是可慶矣諸僚友將致賀而朝重則重有所感於其間其言曰自吾父之有吾兄弟也凡三人所以教育之者無弗至以會川邊徼無賢師友漸磨則遣遊名郡邑聽教於宿儒先生而吾母數脱簪珥以致九膳之助者歲月恒繼於道故兄珊以貢入太學爲醴陵縣丞瑁補衛學弟子負而贄以壬子始獲領鄉書則吾母已不逮矣又踰十年獲舉進士而吾父又不逮矣故雖荷
聖明貤恩之典若可賀而吾風木之情迫於中非矯

餙者敢用以辭於是諸僚友矜其情乃詒余言以導其意若曰禮有可賀而其情可唁也余聞而益爲之惻然則告之曰人子之心所以懷罔極之恩何限顧晝夜之理非人所能違者是以聖賢之論孝者但曰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又曰父母旣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未嘗必人究心於理之外者即以朝重而論父母雖不及見仕進之榮矣今獲　恩命加以淸曹顯秩而又屢天語之褒喜則豈但國人稱之曰有子如此哉朝重自是而往益思敎育之恩以圖終身之孝則崇階峻

秩計歲而至而所以馳 恩於親者又不但如此則君子之不能無所感者情也而其所不能違者理也理不可違君盍亦過其情以思其所可致哉諸僚友曰是足以慰朝重而賀之矣

送都御史黃公之任南京序

南京都察院都御史缺廷議疏舉兵部左侍郎黃公鳴玉及都察院副都御史鄧公宗周以請
上命公補之濵行大司馬陸公洎諸僚寀於睽違者屬余言叙行李始公 命下諸縉紳咸嘖嘖曰憲臺紀綱重地也以公之忠直簡諒處之其論議足以斷

國是其風采足以振國法固　聖明所以簡任也惟
四方之赤子尚未盡寧邊陲之烽燧猶有未息如公
者於是而留焉則治法征謀灼有所見乃膺簡拔於
公雖得而於式序之意得無少戾乎余聞斯言喀然
莫知所對有談者曰君子之用於世也名與位符則
位亦因之而重名與位少乖則位亦因之而輕其輕
重之間每在乎人要非人之所能軒輕者養之有素
守之不渝而履之非一日則人自信之有不可得而
違者矣公自爲令龍陽清而不燿嚴而不苛所以推
重於士大夫久矣繼爲御史爲按察以至晉位御史

中丞貳卿戶部刑部所至赫然其事業雖隨地而有
不同而其操心勵行則猶龍陽也今留都之用於公
固未能無少拂而於位不益重乎蓋留都乃
祖宗肇跡之地自古不輕而於峻秩大任必慎擇其
人故在唐如裴晉公之勳望如李貞公之巨德皆守
東都在宋如趙韓王之勳舊如向文簡之重德如張
文定之氣節皆守西京今之南京猶唐東都宋西京
也其地遠而於法易玩其事簡而於情易縱紀綱之
地所以肅百僚而貞百度者其任與留守相頡頏故
得其人居[illegible]則[illegible]望之[illegible][illegible]論議之激揚固有潛孚

默奪出於■法門辟之外者則公之往豈但推擇於
上不能他適而於是位不亦益重哉余聞之不覺悚
然而悟曰是得之矣遂用復於陸公以序公之別於
戱公亦豈能久留於斯哉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田公致仕還鄉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大常寺事田公宗儒以年至
再疏求致事　上以其賢勞素著弗允已而復疏辭
益懇至　上重違其意乃晉太子太保命有司月給
食米三石歲給輿■仍賜璽書馳驛還鄉蓋異
數也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世之士得一命

以事　上也雖或才力有不同要無弗盡其心者有
之則非尚官徹爵而亦自不能容矣
上之於下也亦何嘗恝然截名爵以崇之厚祿以給
之量功度德以歲而遷及其年至而去不可強也則
又有食廩輿隸之給以優養之蓋亦無弗以禮者然
是二者若相須焉顧不能完名終吉者多見於
恩與之優渥乎若公者始以進士起家即選授給事
中被　勅稽覈宣府軍儲梳剔時弊奸僞悉除遂以
名聞已而擢通政參議復被
勅閱實邊關公不視為故事乃循行周視脩築墩臺

之壞建置城堡之缺及邊務事宜不忌觸諱盡言多見於行尋擢太常少卿秩滿以年勞晉通政使未幾復以公明習太常典禮擢禮部右侍郎仍掌其事踰二年遂晉尚書不踰旬 賜玉帶以寵之又踰二年加太子少保 賜麒麟綵叚一時任太常如公者僅有蓋公秉德謹厚臨事敬畏故所至職辨而受知於
上有如此今之請老也非其辭情不可強及
上眷念則亦有不能以直遂者則公之去固見
上所以待之之隆終始不替而公之事
列聖也又何有一時一事不盡其心哉惟古之大臣

能居畎畝不忘於君公之鄉即順天涿鹿距京師不二百里而遥茲歸其進退之節固足以儀範鄉邦風動天下矣盍益思尊精神養天和以躋百年之期頤聖天子方眷念耆舊老成如有後車之召其尚朝至夕行毋俯仰山林之下戀戀而不置哉公行公卿祖餞於都門外各賦詩歌致歆豔之意而吾鄉楊君正夫合僚屬屬余序於上方不得而辭乃論其大者如此

送侍御黄君鳴玉按治貴陽序

遂寧黄君鳴玉以聰敏博洽聞自其舉進士爲令於

隴陽也發奸剔蠹布以大和民翕然愛戴之如父母荊楚之間問令之賢者必曰黃某云余私識之而竊喜吾鄉之多君子也未幾以憂去逾三年起復銓曹會兩京臺臣闕執事者遂奏補御史又三年

上命按治貴陽瀕行余薄具速至叙別鳴玉請曰某不佞猥持憲逖藩子無一言為我攬轡之最乎余曰請設以辭君試聽焉曰人有反裘負芻而莞爾笑者發途何如鳴玉曰諾謹餙有司厚民畜衆而無重賦歛以薄之也曰江出汶山其源如甕口至楚國而廣十里何如鳴玉曰諾謹愽諏下詢廣忠益以惠於民

利於國也曰雞豚謹噭則奪鐘鼓之音雲霞克陰則
奪日月之明何如鳴玉曰諸謹慎於聽察而無惑謊
以混賢不肖也余曰君其往矣盖綽乎其有餘裕者
而何假於欵啓寡聞之言惟近年都勻之征軍旅糧
餱之騷擾蔓延於楚蜀二方壯者役老者齎少者送
無少寧息旣班師而以功得爵賞者無數然有謂其
釁端甚微積久乃至於此耳而亦可撫而定者而往
事固非所咎也獨惜當時未事之時使得如鳴玉者
以綏輯於前有事之時又得如鳴玉者以撫定於後
則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而何至於勞民動衆如

此哉鳴玉以剛斷博達之才存心忠厚不務爲矯激刻薄之政以烜赫於人其於此行蓋不獨貴陽之人當被激揚之澤而已蜀地密邇河潤之惠宜預爲鄉人慶之而往事之告則姑以嘆當時遭遇之幸不幸也鳴玉曰唯盍爲我書之而同寅諸公屬春以言遂不敢辭時弘治丙辰秋七月之吉也

高戶侯家譜序

古者小史奠系世卞昭穆所以敬宗收族也而教化之行自上及下而不親九族者有葛藟頍弁角弓之刺當時豪宗大族禮義足以齊家而好尚足以率其

俗有由然哉後世雖宗法不立此意寖微而士大夫家猶知以譜牒爲事固無有不知其祖之所自出者知其祖之所自出則視其族人雖有遠近親疎由其祖視之則爲一人而愛敬之意自生於其間猶爲近古也其後有賜姓冐氏汾門割戸者出則併與其譜牒亦忘之矣遂致高者涉遥遥華胄之機陋者耳拜他人之墓而不恤則其心一切趨於勢利紛華之中其視族人若塗人然尚何愛敬之有哉文縣守禦千戸高君　巧學諭吾友黄君　請於余曰節之先始家泰州爲府城千戸所千戸有高祖諱文進者於

洪武初歸附改百戸尋改泰州衛左所百戸至曾祖以功世襲千戸延及節爲按治者所推調文縣視軍政兼理屯田世世有祿蔭是皆我祖宗積善累行所致也顧上世以及今凡同高曾祖禰者若干人大懼名行散渙不聚猶恐後世子孫不知所自出無以致其敦睦之情爰自可知者譜爲一帙而述其名行之槩於下敢求執事者卞諸首余得而觀之慨嘆不置曰今之武弁者承先世之業享厚祿握勢權肯以安民靖寇圖報 國家者寡矣况務於敬宗收族之事以化民厚俗者哉君之此舉不棄其宗仁也不忘其

祖義也不亂其族禮也推其仁則於人無不敬其所以報於　國家者庶幾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天下無事用之於禮義者矣而可以不書乎余又聞節之母趙方踰笄十年而稱未亡人厲志清苦誓在鞠育以成立有司以其事聞爲表厥宅里則君之賢蓋亦有所本云

送鄒城尹席君文同考績還任序

成化丁未余與遂寧余侍御誠之僑寓一館每燕閒論及鄉士之秀必曰有席君文同者性敏而篤學勤而博其將來造詣未可涯也余謹識之越巳酉果薦

然首舉明年登進士第於是信誠之知人之鑒有足稱者盖遂寧之賢有王郎中克勤黄侍御鳴王及誠之而文同皆得執經以遊於三君子之間故其學之有本行之能成如此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黒況出於其性者乎已而選補郯城令至則剔蠧刬弊布以大和不激不随亦不務為赫赫之聲以釣取名譽所期士安於學農安於野商賈安於市行者安於途故民翕然愛戴之如父母觀風者廉其賢上其治狀乞　勑旌異三年考績銓曹書上上將還任鄉士大夫屬余以言贈之夫負跅弛之才者少鎮靜之治

而厲敦朴之行者少變通之說其勢固有然者而世類以聲名爲高故士之仕者求獲乎上官則恒飾館舍事逢迎務悅於上而不恤乎下務辦於外而不究其內蓋古所謂巧宦者近世士風之不厚民俗之不阜有由然哉文同之治可謂華而實簡而理有諸內而形諸外者矣昔人論人才必曰忠實而有才者上也如文同者可多得耶今天下民困於吏治之紛擾其弊已極求其存古人之心著循良之績者僅什一二

聖天子方宵旰軫念張弛激勸之機固思欲得若人以布於天下也則文同之登薦陟要由近而遠

可期矣余不佞謹書而俟之且以著誠之之知文同不但成於身而已也

送太守屈公道仲之任序

重慶古巴子國也枕江負山南連邛笮僰道東通荆楚吳會蓋要衝之區漢嚴顏之不屈李嚴之作鎮皆其地迨今爲縣者十有七爲州者三而爲里者不啻什百故其征賦之繁獄訟之殷簿書文檄之雜恒甲於他所其負難治之形久矣雖然其士風崇節義恥偷薄其民俗儉朴務本業故征賦之繁有以處之無逋負矣獄訟之殷有以決之無險健矣簿書文檄之

雜有以視之無停積矣殊非掣肘矛盾威不能制德不能化者也則亦無難治之實者以其形之難治也故銓曹當缺補授務擇其人而受任往蒞者亦皆惕然自處不敢以忽易視之以其無難治之實也故自數十年来凡爲郡者有幾而其誦德仰恵於父老之口垂聲遹烈於譜牒之間者枚舉指數可覆視爲試就其傑然者論之有剛方廉介孜孜愛民者有奉法循理兢業自持者有敏斷明察恢洪勤厲者有沉靜端恪慈祥不苛者有英爽博大績效烜赫者有清約周慎嚴明恵愛者是其性行不同治狀亦異而皆始

以爲難終無不易也惟其間剛或失於刻削簡或失於闊畧持寛厚者乏英明之聲稱傳達者少豈第之化其勢則有然者要之以子惡爲念則常貽去後之思而以趋時爲急則每來責備之議亦豈但今日爲然哉比者太守闕員宰臣擧刑部郎中華陰屈公道伸以往道伸清諒威明聳然玉立其平恕循良之治望而可知故　命下爲道伸者曰非是郡無以展公之才爲重慶者曰非斯人無以爲郡之福而一時縉紳先生所以慰籍吾人者不釋口於乎公之賢其知於　上獲於友信於人固如是哉公行有日郡之大

夫士寓京師者咸屬余贈之夫明者不假於輿薪之視而聰者不假於震霆之鬧況余郡人也何容喙顧平陽之代鄭侯守其畫一而武侯之治蜀反寬以嚴則君子之爲政其操縱取舍未嘗不本諸己因諸人而以時消息之也余不佞謹以前賢往哲之得於官評物論者告之用附於舊令尹告新令尹之義抑豈敢以是欲有所裨益哉聊以復於吾鄉之士且預以慶鄉人之蒙休澤焉耳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七 終